

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集

(政治理论)

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

083

4

中央民族学院
学术论文选集
(政治理论)

4

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

一九八〇年四月

41563

封面设计：陈紫薇

编 辑 人

施正一 孙若穷 况浩林

内部发行 供教学科研参考

印数1—3000册

书号： 定价：0.60元

目 录

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

- 唯一科学的宗教学……………孙若穷 (1)
- 彝族哲学著作《宇宙人文论》初探……………李延良 (22)
- 关于真理的阶级性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
 ……………顾肇基 (35)
- 真理没有阶级性……………佟德富 (46)
- 社会领域的真理同样没有阶级性……………张克武 (59)
- 社会科学的真理也是没有阶级性的……………李玉冰 (75)
- 坚持真理标准 端正思想路线……………郝观三 (82)
-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规律究竟有几个……………庞雍伦 (91)
 - 论理论思维的科学方法——兼论马克思《资本论》的
 方法论……………施正一 (108)
 - 论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刘纯明 (164)
 - 温故而知新——从事国家经济建设就是我们的主要政
 治……………刘绍川 (209)
 - 我国的人口与就业问题……………张克武 (229)
 - 战后台湾工业的发展……………高玲珍 (248)
 - 谈谈无政府主义……………顾肇基 (261)
 - 学习巴黎公社的两项革命措施自觉地做社会公仆
 ……………李崇文 徐理明 苏玉明 (277)
 - 战后的亚非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沈立帮 (288)

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

唯一科学的宗教学

孙若穷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来已久。早在原始社会，宗教世界观就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支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宗教意识同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相结合，成为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工具。单是这个事实，就会使人经常想到它，考虑它，进而去研究它。在西方，希腊人古老的神谱（约出现于公元前六世纪），可以说是最早研究宗教的尝试。后来，研究宗教的人分成了两派：趋向保守和迷信的人，比较注重来世，于是就以护神和劝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趋向进步和唯物主义的人，则比较注重人生，因而就以贬低或否认神，追求人生幸福为研究宗旨。随着古代世界的灭亡，古代宗教连同对它的研究，就被基督教取而代之了。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囊括了所有思想形式，也垄断了对宗教的研究。为了给基督教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僧侣们建立起了护神的宗教学——基督教神学。

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启蒙运动和随后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锋芒所向都是基督教及其神学。这不是偶然的。这不仅因为基督教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而且还因为资产阶级的

生产需要科学，这两方面都要求打破宗教神学的藩篱，所以资产阶级不得不在破除迷信的需要下恢复对宗教的研究。这一研究的结果，经过宗教异端、自然神论、泛神论，最后达到十八世纪法国的无神论和十九世纪上半期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此同时，在基督教内部也出现了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宗教改革运动，建立起了抗议派的新教。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冲击下，基督教内部的反动保守势力，也被迫借宗教研究以保卫自己和寻找新的阵地。因此，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对宗教的研究，的确吸引着很多人的注意。

十九世纪中叶，是欧洲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及随后开始的产业革命，不仅创造了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大军，而且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激化到了突出的地位。随着工人阶级的觉醒，到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就相继出现了独立的工人运动及其在理论上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它标志着资产阶级衰落的开始。一八四八年欧洲大陆上的革命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资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经历了这场生死搏斗之后，资产阶级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有为普通人民保持宗教的必要。他们一反过去的无神论宣传，逐渐变得虔诚起来了。护神的宗教研究，得到了更大的鼓励。于是，随着资本主义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剧，抱有各种目的的学者、旅行家和传教士，纷纷来到“未开化”民族地区，对原始宗教进行调查、整理、比较和研究，写了不少专著、调查报告和材料汇编。这样，就形成了“以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为对象”的资产阶级宗教学。在资产阶级宗教学发展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一般说来，资本主义愈是衰落，资产阶级宗教学的科学性也就愈

少，反动因素也就相应增加，其中有不少宗教学者是反对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

资产阶级批判和研究宗教的前后两种思潮，不仅反映了革命和保守的政治分野，同时也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和衰落时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说资产阶级无神论者在反对宗教神学、揭露教会黑暗和批判圣经教义方面做出了可观成绩的话，那末资产阶级宗教学者在宗教起源和发展方面，则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某些新的见解。但就其整体来说，两派都没有、也不可能对宗教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提供科学的说明。这是可以理解的。宗教讲的是天国的事情，但它的根源和内容是在人间。宗教的秘密，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秘密。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无神论者，还是资产阶级的宗教学者，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论者，因此他们也就无从找到揭开人类社会秘密的钥匙。把包括宗教学在内的整个社会学变成科学，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二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它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①马克思的这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不仅

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同时也为打开历史和天国的大门找到了一把万能的钥匙。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就其经济根源来说，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了近代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就其理论前提来说，则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密切相关。因为唯物史观的建立，“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因而在其原有的形式上是根本不适用的。为了把辩证法变为科学的历史观，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逼近，使得独占统治地位达十余年之久的黑格尔学派终于解体了。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把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科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结合为一个整体。黑格尔学派的分裂就开始于宗教研究。黑格尔认为，宗教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认识真正的宗教即基督教。这样，宗教就成了哲学家科学认识的对象。认识宗教，就意味着要科学地、批判地研究宗教借以表象真理的那些故事和寓意神话起源的问题。执行这个任务的是黑格尔的学生大卫·施特劳斯。他轰动一时的大作《耶稣传》，接触到了基督教创作的最高成果，但并没有正确解决问题，因而招来不少非议。批判施特劳斯最严厉的是布鲁诺·鲍威尔。他俩的论战，后来归结为，福音是起源于“实体”（施特劳斯），还是起源于“自我意识”（鲍威尔）。最后，由费尔巴哈把神还原为人、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从而完成了对宗教本身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经过费尔巴哈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是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

于它的世俗基础”②，“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③。但是，问题十分明显，仅仅把宗教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还是远远不够的，或者如马克思所说，“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④关键的问题是：世俗世界为什么会分裂出一个高高在上的幻想的天国？或者说，人们是怎样把宗教的“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显而易见，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理解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必然性，因而也就谈不上真正研究宗教的科学。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这个问题给了科学的回答。因此，马克思这两篇早期的论文，不仅标志着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它整个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完全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的和十九世纪上半期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历史传统。⑤”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彻底无神论的。但是，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是科学，不是宗派，它对宗教研究方面任何一个严肃的学派都不存任何成见，而是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对资产阶级后期的宗教学，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一概否定。大家知道，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宗教学中的自然神话学派，就给了肯定的评价，并且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利用了它的研究成果⑥。德国的杜宾根学派，原是一个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批判研究圣经的神学学派，但恩格斯并没有因此忽略它在科学上的贡献，而是把它誉为“既能摆脱了偏见和妥协又不失为基督教的东西而自豪的自由思想的批判”，是一门“研究构成新旧约各

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的“科学”⑦，是迄今我们认识早期基督教史的“唯一科学基础”。同样，对资产阶级人类学家、旅行家以及专门的社会史学家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和新的见解也给了批判的肯定。这一点，只要读一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序言，就会一目了然。至于说到资产阶级学者中那些非科学的观点，那就不论是无神论者还是宗教学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但是，长期以来，在资产阶级宗教学者中存有一种宗教偏见。在他们看来，既然是“宗教学”就“不能没有宗教”，如是，否定宗教的“无神论”就不能算是宗教学。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不利于宗教学的发展。宗教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宗教的科学。科学同宗教偏见和迷信是不相容的，能否“把握宗教的真义”，不能以有无宗教信仰为依据，只能以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为唯一准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学要不超出宗教信仰的范围，就很难称得上是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无神论者对宗教的研究要比有神论者的研究科学得多、也深刻得多。试想，“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没有对宗教和教会深入细致的研究能写得出来吗？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写的那些轰动整个欧洲的《耶稣传》、《基督教教义》、《约翰福音批判》和《对观福音史批判》等大量著作，能说不是宗教学著作吗？可是他们常常被攻击为“无神论者”。费尔巴哈开始是学神学的，他通过对基督教博深的长期研究，终于得出了无神论的结论，可是能因此说他的那些批判基督教和一般宗教的著作不属于宗教学吗？由此不难看出，否认无神论为宗教学，只能

把宗教学歪曲成“为证实基督教真理”的“科学”。这自然是十分荒唐的，是同科学的宗教学根本不相容的。

无神论和有神论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但有同一性。无神论“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谈到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了”⑧。正因为这样，具有两种对立观点的人，通过不同的途径是可以转化的：“从无理智进到理智，乃是到人生哲学的途径，而从理智进到无理智，则是到神学疯人院去的直路。”⑨在这里，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般说来，任何一个不怀成见的人，只要抱着科学的态度，通过对宗教的穷究根底的研究，迟早是会得出无神论的结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的宗教学的解放作用和社会意义就在于此。

但是，正象被攻击为“无神论”未必就是真的无神论一样，自称为“真正科学的”宗教学也未见得就是真正的科学。宗教学或无神论要成为“真正的科学”，首先就要有一个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现实基础。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要把社会生活本身视为自然历史的过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自然科学的“重复律”引用到宗教学中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把包括宗教观念在内的整个社会意识，视为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而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和社会现象的辩证发展，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其中的支配规律则是共同的。就是说，“凡可以应用于现在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同样也可以应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所有研究人类（及神的）事物的各种科学。”⑩恩格斯在这里不仅论

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指明了什么是“真正科学”的宗教学——研究“神的事物”的科学。既然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那末，宗教学的任务就应如同自然科学在自然领域中的任务一样，应当去发现它自身的真实联系，从中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必须指出，资产阶级宗教学者把马克斯·穆勒称作“比较宗教学的开山祖师”，是毫无道理的。据说，他立论较多，编有东方圣书集丛书，特别是他在《宗教学导论》中，首倡“宗教学”一词。这是资产阶级的宗教偏见。资产阶级研究宗教，并不是始于马克斯·穆勒，而真正科学的宗教学，是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产生的。诚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使用过“宗教学”这个术语，这是因为它在当时的欧洲和德国，都不是一个好的术语。众所周知，德文Religionswissenschaft(宗教学)这个词，也和当时流行的“神圣学”、“圣事学”一样，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就是“神学”一类的东西，是为宗教服务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不能使用这样的术语，而是以唯物史观来揭示宗教问题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恩格斯在其活动的后期，明确把它称为“研究神的事物的科学”。它同“宗教学”(Science of religion)一词是很接近的，但却没有任何含糊不清之处。即使在“宗教学”这个术语取得公认的今天，恩格斯的提法仍不失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注释。但是，重要的不是形式、术语，而是它的科学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科学的无神论，作为研究神的事物的真正科学，是当之无愧的。不论是资产阶级宗教学者的诋毁，还是神学家的攻击，

都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岿然屹立，无损于它放射出的灿烂光辉。

三

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决不限于为宗教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是形成了相当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克服了资产阶级无神论和宗教学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代表着宗教科学研究史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同资产阶级无神论和宗教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以宗教产生、消亡的科学的规律性知识，武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帮助他们逐步脱掉宗教迷信的精神枷锁，使他们从切身经验中真正懂得，“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⑪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核心虽说是无神论的，但它对神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历史的科学的否定，并且以人民自己的实践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也就是唯一科学的宗教学。

资产阶级宗教学者非难马克思主义没有宗教学著作，或者说只有个别著作可以“列入”宗教学。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许多专论宗教问题的著作和包括论述宗教问题的著作视而不见。他们认为，无神论是哲学，不是宗教学。资产阶级学者的这些怪论，使人想起了俄国“主观社会学派”的头面人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此人颇注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他看完有关这个学说的文献之后，竟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呢？”列宁当即给了绝妙的回答：“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谁读‘资本论’而不能看出这些概括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⑫……。我们不是也可以这样来回敬资产阶级宗教学者吗：如果你们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不到宗教学的理论，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主义了。

宗教属于上层建筑，它是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的。马克思总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宗教“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⑬尽管后来的宗教总要包含某些以前宗教的材料，但这些材料的性质都随着变化了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从不抽象地孤立地谈宗教现象，而总是把它同社会、国家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把宗教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并作出科学的说明。资产阶级学者的拿手好戏恰恰就是堆集史料和抽象议论。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只有神学家才能认为：谈宗教就是谈宗教。”⑭可惜，资产阶级宗教学者走的正是神学家走的道路。宗教史学权威施米特博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写了数以千万字计的材料，在谈宗教就是谈宗教的幌子下，贩卖上帝“原始启示”的谬论，反对革命的进化学说。

宗教学是研究宗教的科学。作为科学，它既不是现象的记述，更不是材料的堆集，而是本质的规律性的揭示和表述。我们只要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宗教研究稍加考察，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体系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什么是宗教

宗教学的研究对象是宗教，但究竟什么是宗教，它的本质是什么，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宗教学者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科学回答。他们关于宗教的定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记述宗教的某些外部特征，根本触及不了宗教的本质。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指出：“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⑤这个定义告诉人们：第一，宗教的根源是外部力量，即自然和社会，而不是“上帝的启示”或“人心所固有的”；第二，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幻想的”“超人间”性；第三，产生这种幻想的原因，是外部力量“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表达虽极简单，却是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总结出来的，这样就为科学的研究宗教，规定了明确的范围和途径。

二、宗教的社会作用

资产阶级宗教学者和神学家，都把宗教的社会作用吹得神乎其神，什么人类道德的“监察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意志自由的“保卫者”，什么感情的“寄托者”，仁慈的“体现者”，“爱的化身”；什么“文明的传播者”，智慧的“保存者”、世界历史的“推动者”，可更笑的是把宗教说成是“国家的基础”。真是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照这些说法，没有宗教人类就简直不能生存下去了。难怪资产阶级学者把宗教学变成了护教学，可是这还有什么科学可言呢？！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一扫宗教研究中的神秘主义，一方面承认宗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其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则把宗教的本质形象地概括为“人民的鸦片”。宗教是社

会灾难和衰败的象征。它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消极的。

马克思指出：宗教的美德是用忍受“此生的苦难”来换取“来世的幸福”。它“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把“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它敌视一切科学和各种进步的变革，“颂扬懦弱、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和“愚民的各种特点”。宗教改革虽然“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因此宗教的活动本身，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如果说在宗教的旗帜下社会或快或慢地也在前进，那是因为宗教观念毕竟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它“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⑮

因此，同资产阶级宗教学者相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夸大宗教的作用，主张社会存在决定宗教意识，而不是“做得相反”。人类历史也决“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而且只能是人的启示。”所以它反对“用迷信来说明历史”坚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三、宗教是永恒的现象吗？

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资产阶级宗教学、科学与神学斗争的焦点之一。众所周知，宗教的创世说，就是以上帝的永恒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创世说是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的，于是资产阶级宗教学者、乃至一部分资产阶级无神论者，又改变说法，认为宗教“是人心所固有的”，“是随人生俱来的”，不少宗教学者、传教士到三大洲“未开化”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似乎是要“证明”，尽管彼此环境不

同，历史长短不一，文野悬殊、风俗各异，语言不通、名称多端，但普天之下、古今往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类都信神”，甚至用没有发现“未有宗教的民族”，来“论证”宗教是“先天启示”或“上帝原始启示”的永恒现象。显而易见，这样的观点是同人类学、生物学和考古学不相容的。

马克思指出：“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①⑦}可见，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不用说，在起初，这还是“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①⑧}但是，人本身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一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转变来的，完成这个转变差不多经历了一千多万年。当人还没有或仅有微弱的意识时，是不可能有任何宗教观念的。“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而发展的。”地下发掘出的材料表明，宗教观念的萌芽大抵出现在旧石器的末期。这就说明，宗教不是人心所固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才产生的。凡是发生的东西，也就必然要消亡。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已经指明，宗教总有一天要自行消亡的，“为此首先需要有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①⑨}